

Y-4/12

通化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化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1 9 8 4 ·

目 录

回忆白家堡惨案

.....惠连芳等口述 辛恩圣等整理 (1)

日伪统治时期死难同胞纪念碑

.....满承志 (18)

伪满通化教育事件

.....县《教育志》编写组供稿 (20)

通化教育事件亲历记

.....徐云翔口述 徐华整理 (22)

日伪统治时期的七道沟铁矿

.....魏春德等口述 于开圻、刘荒、辛恩圣采访整理 (26)

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同盟会

.....罗衡口述 刘荒整理 (45)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六路在东来的兴起

.....李长奉口述 孙树发整理 (58)

抗日名将王凤阁

.....县志《军事编》编写组供稿 (67)

我所知道的第一次大刀会

.....李长奉 (75)

农民会长姜乃盛的被害经过

.....赵庆梅等口述 刘福德整理 (78)

编 后

..... (82)

文史资料征集启事

..... (83)

回忆白家堡惨案

惠连芳等口述

辛愚圣等整理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杀害了白家堡无辜百姓四百多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洗白家堡惨案。

白家堡子位于我县兴林乡驻地大荒沟东南五公里，是我县东北部山高林密的边缘山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活动在这一带，宣传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为孤立我抗日联军，于一九三四年实行了“治安肃正”、“集家并屯”等法西斯政策。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满抗日情绪，积极为抗联送粮、送物、送情报，配合抗联打击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六年六月，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率部西征时，在大荒沟胜利地伏击了日本守备队二百多人。同年七月八日，抗联一部埋伏在王志明沟小坎（打死鬼子坎）附近，击毙日本守备队十一人。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以“通匪”的“罪名”，把白家堡子方圆五十余里划为“禁区”，对老百姓实行严密地控制和封锁。七月十五日，日本守备队围捕了白家堡子手无寸铁的群众四百余人，押至大荒沟，进行血腥屠杀。

一九六五年七月，中共通化县委、通化县人民政府在群众当年遇难的大荒沟东山根建立起一座“日伪统治时期死难同胞纪念碑”。

今年，是“白家堡惨案”四十八周年。我们重访了这次惨案的幸存者、目击者，他（她）们流着泪水回忆了当年惨案的

景象。这里发表的是他（她）们的口述笔录和李忠昌生前的回忆笔录。我们从中可以了解白家堡惨案的概貌，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可以看到抗联和当地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

李 山（今年七十七岁，原住孟家沟，现住朝阳三队。）

那时候，抗联经常在这一带转游，打日本兵。

在沟里，抗联雇了些大烟把头，种了不少大烟。过了德胜岗，北岔的七、八道沟，南岔的宋殿魁沟、姚把头沟，都有抗联种的大烟。

那时候，大烟的用处多啦。受伤、有病，当药用。缺粮、少子弹，当钱用。大烟土赶上现大洋（指银元）了。有了大烟土，换布匹，换粮食就容易了。就是枪炮子弹也能换着。有些伪军当官的抽大烟，抗联通过地方上的人和他們联系好，送上大烟土，到时候，他们就偷偷地送来枪炮子弹。

若不，抗联种那么多大烟干什么？

日本人知道抗联在德胜岗后种了很多大烟，他们不敢进去，怕抗联打他们。常派些密探去探听抗联的情况，找机会去祸害抗联种的大烟。

在农历五月十九那天，屯子里的牌长按户派人，让抗着锄头到村子里集合，我们家是我哥去的，当时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我上山铲地去了。

到了晚上，我哥哥回来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

“日本守备队和伪军领着大伙到了沟里，把抗联种的大烟好一顿祸害，用棍子抽，用锄头耨。大烟正是拉象鼻的时候，长的溜腰深，真可惜了。今天还没弄完，叫明天再去。”我一听，心里核计：日本兵这么糟踏大烟，抗联要知道了，不能轻饶了他们，也许明天就给他们个厉害尝尝。我就和我大哥说：

“明天你就别去了。”大哥说：“不行，日本人再三告诉，明天缺一个也不行。”我说：“明天我去吧，我比你小几岁，若出个什么事，跑，我也比你跑的快。”

第二天，吃了早饭，牌长又来催人，我抗了把锄头就去了。一路上人稀稀拉拉的，都叫到白家堡子聚齐。白家堡子那里有个警察分所，我到那的时候，人不太多，警察让在那等着。

约摸七点多钟的时候，日本守备队从大荒沟来了，十一个人，还带一个翻译，后边跟了一些伪军。

警察按着各个牌清点人数，我们牌在后边，我听的清清楚楚，那天去的老百姓是一百零五人。

点完了数，就往沟里走。伪军在前边，一部份老百姓跟在伪军后边，守备队在中间，全副武装，枪上上的刺刀，还有两架机枪。守备队后边还有一部份老百姓。在最后边的还是伪军，怕老百姓往回跑。

我们后边的人刚过雷家沟，前面的人上了王志明坎（今打死鬼子坎），就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大家都楞住了，接着，看到前边的人都趴下了，后边的人就往回跑，我钻进了柳毛趟子。

后来，听前边的人回来说，前边的伪军和老百姓已经过了坎，日本守备队刚上坎，抗联就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快躲开！”紧接着机枪响了，抗联的机枪就支在王志明的老房框子里，正对着坎上的日本守备队，打得真准，十一个日本兵全打死了。翻译懂中国话，他躲起来，跑回去了。

抗联来的人不多，缴的大枪、机枪和子弹拿不了，让几个老百姓帮着往沟里送。还没过德胜岗，沟里又下来一帮抗联同志，把武器弹药接了去，老百姓就回来了。

我从柳毛趟子钻出来，想往家跑，不巧，又叫伪军堵着

了，硬逼着去抬日本死倒。没什么抬，就把老百姓的门板拆下来，把十一个鬼子的尸体抬到大荒沟守备队住的大院（现供销社）。

丛树才（今年五十七岁，原住丛家沟，现住大荒沟六队）。

血洗白家堡子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大荒沟上面道北的头一条沟——丛家沟。我们丛家老一辈子是这个沟的占山户。从搬到这条沟住时，外人就管这条沟叫丛家沟。

听我父亲说，清朝光绪年间，大荒沟归宏养保管，我大爷从德山当过保董，外号“丛老好”。

到了日本兵来的时候，这个沟里就已经有十来户人家，是归大荒沟村管的一个牌，我父亲丛德玉当牌长，跑腿学舌，派个工，催个粮草什么的。

当时，我们家住着七口人。有我父亲，姐姐那年十九岁，出嫁了，母亲去世了，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姐夫王德发和我们住在一起。哥哥十二岁。妹妹八岁。我九岁。还有一个老李头，是我父亲的磕头弟兄，常年在我们家呆着。头一天，我舅上我们家来串门，也住在我们家。

那天（阴历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天刚朦朦亮，我大姐起来生火做饭，就听见小狗在院子里汪汪叫，我父亲到屋外一看，是村子里姓胡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村长让我告诉你，昨天你们牌摊的民工一个也没去，今天一定要去，日本人不让劲了。”我父亲答应去催一催。说完，父亲就往沟里走，去催人。姓胡的小伙子就往沟外走，没走多远，狗又咬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都起来了，往沟门一看：日本兵戴着铜帽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奔沟里来了。姓胡的一看不好，就往山上跑了。我们听见了日本兵骂他的声音。

我姐夫年轻力壮，怕叫日本人抓去背给养，从后窗跳出去

跑了。我父亲本来想上沟里去派民工，一看日本兵来了，他也跑了，一边跑一边告诉年轻人：“快跑，日本兵来抓人了！”

家里剩姐姐、哥哥、妹妹和我，还有舅舅和老李头。我们很害怕，老李头说：“怕什么？咱们老的老，小的小，他不能抓咱们去背给养。”我们都在屋里呆着，日本兵一进院，我舅舅急忙把放在炕上的大吃饭桌立在了炕角上，他藏在了桌子后面。

日本兵进屋就把老李头拽下了炕，找了些晒烟绳子，把老李头、姐姐和哥哥用绳子捆起来了，看我和妹妹小，没捆。留一个日本兵赶着我们往沟外走，其余的日本兵又上沟里赶人去了。

在丛家沟门的平地上，有一家姓陈的开了个大车店。把我们都赶到大车店的院里，日本兵在院里架着机枪。我看见老梁家俩口子扒开杖棒子跑了。

一直等到快东南晌了，日本兵从白家堡子那边赶下来一大帮老百姓。把我们这些人，从陈家店赶出来，入了大帮，往大荒沟赶。一路上孩子哭，老婆叫，有病的、上岁数的走不动，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

我们早晨没吃饭，我和小妹扯着姐姐的手，直喊饿。

我姑住在大荒沟南门外道边上，快走到我姑家的时候，我姐小声对我和妹妹说：“快上咱姑家要干粮吃去，别叫日本人看见。”我领着妹妹，躲着日本兵，溜出了大帮，向姑家跑去。姑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经过一五一十的向我姑说了。她拿了些干粮，把我们兄妹俩领到仓房里，叫我们蹲在两个装粮食的大木头筒子里。她又想去把我姐和我哥救出来，日本兵不让她靠前。大帮人过去了，我姑哭着回来了。

到了过半晌，就听着东山根一阵一阵的枪响，我姑不敢叫

我们出去，怕我们害怕，她到仓房里陪着我们唠嗑，她说：“日本鬼子杀人了，这帮不得好死的，你哥才十二岁，你姐十九，他们犯了什么罪？”我和妹妹在木筒子里哭……

一直到天大黑了，我父亲才偷偷地到我姑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告诉我们，今天被抓来的老百姓都叫日本守备队杀了，我哥哥我姐姐和老李头被杀了……我姑搂着我小妹哭了，边哭边叫我姐我哥的小名说：“你们死的真屈呀……”在场的人都哭了。

父亲怕我们兄妹俩在姑家再发生意外，趁着黑天，把我们领走了。在路上，父亲又告诉我们，沟里的孙大娘，因为得了伤寒病起不了炕，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

我姐夫王德发为了报仇，投奔了抗联。

吴清林（今年八十岁，原住背阴汀子，现住朝阳六队。）

那时候，我住在丛家沟对面的背阴汀子。

我家有四口人，我和我媳妇，领一个两岁的小姑娘。我哥那年三十四岁，没成家，和我一起过，

头些日子，咱们抗联在沟里打死了十一个日本兵，我叫他们抓去抬过死倒。

阴历五月二十六那天，我们牌的杨牌长到大荒沟开了半天会。回来告诉各户，明天都到大荒沟开会，日本人说去开会的人，每人放半月的口粮，回来好盖房子归大屯。谁知道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事，谁也没往心里去。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一早，我媳妇起来做饭，我去挑水。到了井湾子一看，井湾子叫雨水冲的淤上了，我就用手把井湾子扒了扒。一时水混，没法挑，我就到旁边我的一块菜地里去看看。有几垅辣椒缺苗，我就趁着潮乎土在那蹲着补辣椒苗，正补着苗，就听见院里有“哇啦哇啦”的说话声。

我抬头一看，好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冲进了我的房里，我寻思又是来抓背给养的，我就钻进草棵子里躲起来了。我不放心，从草棵子里往外看，看见日本兵从屋里把我哥和我媳妇赶到院子里。我媳妇抱着两岁的小姑娘。另一个日本兵上朱作田家，把朱作田赶出来了。朱作田那几天正闹病，出了屋，走了三、四步就倒下了，日本兵看他不能走了，从背后捅了好几刺刀，朱作田当时就死了，血淌了满地。

我们上屋的陶玉春跑出去了，我看见一个日本兵进了他的屋，听见他媳妇在屋里“妈、妈”地叫唤了两声，日本兵出来时，刺刀上有血。下屋的老宋家全家人都被赶出来了，他媳妇正怀着孕，怀里还抱着个小姑娘，老宋背着一个，领着一个。日本兵把抓的人都往大道那边赶。

等日本兵走了，我先上的老陶家，到他屋一看，一炕血。陶玉春回来看他媳妇还有一口气，怕日本人再回来，把他媳妇从后窗背到树棵子里，过了一会，他媳妇死了。

到了晚上，听说我哥、我媳妇和两岁的小姑娘都叫日本兵给杀了。我心里很难受。

为了报仇，我想去投奔抗联，走到半道，又叫日本兵抓去背给养，到了孤山于是就病倒了。

邹绍先（今年六十八岁，原住常家沟，现住大荒沟七队。）

阴历五月二十七那天一早，就听说日本守备队要抓人，我就跑到西山躲起来了。到了东南晌，就看见守备队从横虎头（庆生）沟里往下赶人。可道棚，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小的，都赶到守备队住的大院（现供销社院内），把门关上了，门外放的岗。

我下了山，就往背阴汀子跑，父亲头一天上我岳父家串门去了，不知叫守备队抓着没有。那时，我刚订婚，我岳父叫宋

德玉，他们家五口人，住在背阴汀子。

我跑到半道，遇见了王永胜，他问我干什么，我说去看看我父亲抓没抓走。他说：“你不用去了，你爹也被抓了。”我说：“你认识我爹？”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爹耳朵上长个肉瘤子，叫日本守备队打破了，滴了一脸血。”我一听，眼泪“唰”一下子流下来了。我不死心，还想去看看没过门的媳妇和岳父家怎么样了，一口气跑到背阴汀子。

进了岳父家院里，只有满院的鸡、鸭、鹅、狗在叫唤。进到屋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我心里一酸，趴在岳父家的炕上好一顿哭……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就和叔叔跑到东山根，想认认父亲和岳父一家人的尸体，好归拢归拢。

到了东山根，简直不忍看，有用机枪扫的，有用刺刀挑的，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有在怀抱的吃奶孩子，有炸掉头的，有捅破肚子的……真叫人心里难受。我们爷俩含着眼泪挨个扒拉，还没找着一个亲人的尸体，叫守备队发现了，他们把机枪架在守备队大院门口，朝我们开了枪，叔叔拉着我钻进了树棵子，奔了东山。

韩相久（今年八十一岁，原住大荒沟，现住大荒沟七队。）

那时候，我三十多岁，会点木匠手艺。

那天（阴历5月20日），听说抗联在沟里打死了日本守备队，心里挺解恨。下半晌的时候，村里派人找我，叫我去给被打死的日本兵做棺材。我说：“日本人的棺材我没做过，不会做。”看我不去，那人就回去了。过了一会，他领着李翻译来了。李翻译来吹胡子瞪眼，说话骂骂咧咧的，他说：“不做不行，小心你的脑袋。”逼我拿着工具，跟他上了守备队院里。又找了几个半拉木匠，我掌尺，一共做了三十三口棺材。先做

十一口大的，五尺半长，装上尸体浇上汽油烧了。又做了十一口中号的，半米长，他们用这个中号的装上骨灰，埋在守备队大院东头。最后做了十一个小号的，每个三十公分长，听说是用它装骨灰往日本带。带没带咱们也不知道。

过了几天，警察署的署长（他叫赵德）叫我上白家堡子下头去盖分所。他说，盖好了分所，好在那归大屯。阴历五月二十六，屋里的给我收拾了行李，准备好了吃的，打算第二天天一亮就走。那天晚上下雨，天快亮了还打雷，屋里的说：“天下雨，去也不能干，别去了。”我就没去。

第二天一早，就看见守备队往沟里走，全副武装，不知是干什么，有人说是去抓人背给养，有人说是去赶人开会。年轻的都跑了，我没跑，仗着我会木匠活，我想，你抓我背给养，我就不能去盖房子。

吃完饭我就去老丈人家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我老丈人住在大荒沟街里，他叫王明信，当个小牌长（管十几户人家）。听他说，日本人头天晚上收绳子，猜摸着是上沟里去抓人，抓人干什么就不知道了。正和我老丈人唠嗑，村里来人叫他派人去蹿马，年轻人都跑了，没跑的也上山干活去了，找谁蹿？我说我去蹿。

这马，是守备队的，我牵了三匹。我特意想往横虎头（今庆生）沟里走，看看守备队究竟去干什么。转过山头，刚过从家沟，就看见守备队赶着老百姓往下走。一条绳子绑几个人，大人大部份都绑的，只有小孩子没绑，跟着大人走。走在后边的，日本兵就连打带骂，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累的张口喘，我纳闷，日本人这是要干什么呢？

大帮人过来了，我牵着马站在道中央，看见张文财经过我身边，他没绑，我顺手把一匹马的缰绳递给了他，给他使了个

眼色，他就明白了。他假装是和我一起遛马的，等大帮人过去了，他抓出道跑了，临走时直谢我，我说：“谢什么，你快跑吧。”

这时候，我牵着马往回走，看见守备队把这帮老百姓赶进大院。随后，我也牵着马进了大院，他们知道我是木匠，不叫我走，叫我和一个姓郑的木匠钉厕所。我们扛了些板子，在靠东大墙那边钉。我和郑木匠一边钉一边核计，靠西边钉的严实一点，靠东边叫板离的宽一点，踏着板，上了大墙就能逃出去。可惜，老百姓上厕所的时候，日本兵端着枪看着，没有机会逃跑。

我们在钉厕所的时候，就听见上屋里打人的声音，守备队的官叫山口，他哇啦哇啦直喊，李翻译直逼问：“抗联在哪？”

“谁通匪？”没听见被审问的人放声。后来，从屋里推出来八个人，叫守备队打的浑身是血，这八个人就是头一天被抓来的。他们当中我就认识一个姓郭的，外号叫郭老道。当着老百姓的面，李翻译说这几个人“通匪”，日本守备队用刺刀把这八个人挑死了。把小孩子吓的嗷嗷叫唤，妇女们哭了，老百姓恨的直咬牙。李翻译叫警察把这八个人的尸体捞到后院。看到日本守备队这样杀害中国老百姓，我心里又恨又难过。我赶紧钉完了厕所，就离开了这个大院。

张秀海（今年七十一岁，原住大荒沟村，现住大荒沟六队）。

叫抗联打死的那十一个日本守备队，抬回来用火烧了，把骨灰装在小木头匣子里，埋在守备队大院的东头。坟头上用木头立了个碑，木头碑朝外这一面写着：“十一勇士之墓。昭和十一年。”中国人不让到坟旁去。

抓人那天早晨下了一阵雨，雨停了，日本守备队就往沟里

走。

我和爷爷赶着猪上了东山。东山顶上，有个我们家的老房场，我爷爷看着猪，我就收拾那个房场，准备种秋菜。

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在山上就看见日本守备队从沟里赶着一大帮人，往大荒沟村子里走。这时候，大荒沟里年轻力壮的人，都往西跑，淌过了河，奔了西山。后来，看到守备队把这帮老百姓赶到了守备队大院。这时天快响了，我也饿了，想回家，又不敢回。我爷爷说：“守备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咱们别回家了。你年轻，腿脚好，你先跑吧。”我说：“我不能扔下你跑了，咱们在山顶上，看见日本人来了再跑也赶趟。”我们爷俩挨着饿在山上躲着。

过晌的时候，看见日本兵从守备队院里出来，在东山根放了岗，在半山腰上还架了机枪。不一会，就看见从守备队院里赶出来一帮老百姓，押到了东山根，那地方原来是乱坟岗子。我在山顶上看见老百姓一个一个地倒下了，也没听见枪响。我问爷爷：“枪没响，人怎么一个个都倒下了？”我爷爷说：那准是让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

刺死了一帮，又赶出来一帮，一帮能有四、五十人。我和我爷爷气的直跺脚。

到了日头偏西的时候，从守备队院里又赶出来一大帮，在山顶上就听见小孩子的哭声和日本兵喊“快走！快走！”的声音。这帮能有一百多人，乱坟岗子站不下，有的站在苞米地里。这回听到了枪声，是用机枪扫的，老百姓一面子一面子倒下了。我爷爷恨的直骂日本人。他和我说：“回家赶紧把猪卖了做盘缠，你回山东老家吧，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后来又听见日本兵给没死的人补枪的声音。

直到日头卡山了，守备队才收兵回去。

我们一直等到天黑黑的才赶着猪下山。走到杀人的地方，猪都不往前走了，我们爷俩绕道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警察按户派人去埋被杀的老百姓。先挖了七、八个大坑，每个坑都有警察记数，埋完了后，他们合的总数是三百七十四人。

到了秋天，树叶落了，在树棵子里经常看见一堆一堆的尸骨，这些都是受了重伤当时没死的人，爬出去一段后又死了。加上这些没算数的，被杀害的老百姓总共有四百多人。

惠连芳（惠连芳是白家堡子惨案幸存者，今年六十一岁，现住通化市鸭园乡。）

那年，我十四岁。我们家住在白家堡子。全家六口人，有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嫂子和我。

那时候，抗联主要住在横虎头（今庆生）以里，有时候也到下面来，大部份是在晚间，给老百姓开会，讲些打日本的道理，我妈那年四十多岁，时常去开会。抗联缺吃的，老百姓想法躲着日本人和汉奸往沟里送粮食。

我的两个哥哥，头些日子就叫警察署抓到柳河孤山子修铁道去了。

就在杀人的头天晚上，我大哥从孤山子跑回来了。我妈对我大哥说：“树云哪，今晚你别在家睡了，这几天风声挺紧，听说今天早晨还抓了二、三十人押在警察署院里，你先到山上躲一躲吧。”吃了晚饭，我大哥就去山上的人家躲着去了。

我们家离大道近，我妈叫我去上屋老王大娘家躲着。那天晚上下雨，一直等到很晚很晚了，约摸不会出什么事了，我哥和我又都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妈下地做饭，就看见日本兵往横虎头沟里走。我妈赶紧招呼我爹和我哥：“你们爷俩还不快跑，日本守备队

来了！”我爹和我哥钻进树棵子奔山上跑了。老王大娘家的二小子也跟着跑了。我妈又对我说：“快上你老王大娘家躲躲吧。”我脸也没洗就往老王家跑。到了老王家还没藏好，日本兵就跟进来了。日本兵比划着叫老王大娘往外走，老王大娘说：“抓我这么个老太干什么？”她不走。日本兵就用脚使劲踹她，把她推到院里，把我也赶出来了。

我往我们家的院里一看，妈和嫂子也叫日本兵赶出来了，日本兵用枪把子打我妈，我一边哭一边跑，奔我妈去了，嫂子跟在我妈身后哭，就我妈没哭。我们娘三个被赶进了大帮。白家堡子在家的人全都抓来了，押着往大荒沟走，路上遇见人就抓，不管是串门的，还是走道的。

到了守备队院里，就把大门关上了。院里的日本兵端着枪，上着刺刀，明晃晃的怪吓人。旁边还架着机枪，对着院里的老百姓。院里挤的满满的，有的绑着，有的没绑。天下了一阵雨，衣裳都淋湿了，我又饿又冷，我嫂子冻的直打哆嗦，我妈脱下来一件衣裳给我嫂子披在身上。

在院里，我们听到上屋有“噼啪”的打人声和日本人的说话声，说些什么也听不清。

不一会，从上屋推出来三个人，身上打的血淋淋的。我害怕，躲在我妈的身后，从我妈的胳膊缝里偷偷地往外看，看见这三个人中有我们邻居老王大爷，那两个，一个姓胡，一个姓徐。日本官（后来知道他叫山口）对着大伙“哇啦”了一阵，李翻译又说了一通，意思是，他们三个“通匪”，把他们处死。大院的东南角上有拴马桩，拴马桩底下放的板凳子。日本守备队把他们三个人架上了凳子，把绳子的一头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另一头绑在拴马桩上，然后，把凳子踢倒，他们三个人活活地被勒死了。王大爷的舌头伸出来挺长，把我吓的使劲搂

着我妈，院里的小孩都吓哭了。

下午的时候，守备队把抓来的人一批一批地押出大院，没听见枪响。后来听说，那几批都叫守备队用刺刀给挑死了。到了日头快卡山的时候，日本守备队把院里剩下的老百姓都往外赶，有些人不走，日本兵就用刺刀捅，八十多岁的老张太太，坐在地上不起来，日本守备队当时就用刺刀给捅死了。

到了东山根，看见了先前那几帮老百姓都死在乱坟岗子上。我们这帮人多，乱坟岗子站不下，就站到旁边的苞米地里，苞米苗挺高了，都给踩倒了。旁边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山顶上还架的机枪。我妈一手拉着我嫂子，一手拽着我，脸朝山站着。有的人想跑出去，刚一跑，就叫日本兵开枪打倒了。还没对我们开枪时，我妈把我拉在了她的前面，等机枪一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就觉着肋巴火辣辣的痛，用手一摸，是肋巴受了伤，直淌血。我爬起来，看看我妈，我妈的脑袋炸没了，我嫂子炸去了半拉肚子，日本兵真狠，用的是“炸子”。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妈的尸体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不管我啦？我可怎么活呀？”……

正在我哭的时候，听到那边一个小孩叫我：“小姐呀，你也没死啊？咱俩一块跑吧！”我听声音是老关家的小子。他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说：“别哭了，小姐，快跑吧！”我们俩顺着苞米地往东跑，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掉到大沟里，不省人事了……

我又苏醒过来的时候，喊姓关的小孩，怎么喊也听不到他的回声。那沟很深，爬了好半天才爬上来，等我上来的时候，姓关的那个小孩已经走了，我再也没见着他。

爬过了岭就是小蚊子沟，我遇到了一位老大爷，我问他上

白家堡子怎么走，他说：“孩子，你才从死人堆里逃出来，你可别回去，叫日本人再抓住，可就没命了。”他要我先住下，我不听，一心想回家看看。

我顺着沟往下走，一直走到河套，在河边上洗了洗脸，歇了一会，又顺着小河往上走，遇到了小桥，知道快到家了。爬过了桥，伤口痛的我直不起腰来，我一步一步地往家爬。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才到家，进门一看，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小猫还趴在炕上“咪、咪”地朝我叫唤。我想起了死去的妈妈，我想起了死去的嫂子，心里象堵上块石头。我爬上了炕，打着滚放声地大哭起来……

（李山、丛树才、吴清林、邹绍先、韩相久
张秀海、惠连芳的口述材料，是辛墨圣采
访、记录、整理的）

李忠昌（李忠昌是白家堡子惨案的幸存者，已于一九八〇年病故。这篇材料是刘仲元根据他生前的口述记录整理的。）

阴历五月二十六日，日本人以送给养为名，从我们白家堡子抓走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老百姓，骗到大荒沟警察署，毒刑逼供。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就听有人报信：“守备队来了！”我出屋一看，一帮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已经冲到我跟前。一个日本兵抓住我的胳膊，另一个日本兵朝我胸坎上打了一枪把子，把我捆起来了，接着又把我姐姐和小外甥等十多个人绑在一条绳子上。

村里的人能走的都被赶出来了，就连从外地到这探亲的沈贵山和从东丰往临江搬家的老陈家，一家老小七口，路过这里，也一起抓走了。不能走的当场刺死。日本兵赶着全村的乡亲往大荒沟走，乡亲们走慢点就是拳打脚踢，骂不绝声。